

#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 蒙 塔 尤

1294 - 1324 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

〔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B979.565

# 蒙 塔 尤

1294—1324 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

〔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 著

许明龙 马胜利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7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塔尤:1294—1324 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法)勒华拉  
杜里著;许明龙,马胜利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ISBN 7-100-02489-7

I. 蒙… II. ①勒… ②许… ③马… III. 基督教史-史料-  
法国 IV. B979.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0778 号

MÉNGTǎ YÓU

蒙 塔 尤

1294—1324 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

〔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 著

许明龙 马胜利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2489-7/K·534

---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509 千

印数 3 000 册

印张 21¼

定价:28.90 元

## 中文版前言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

小题材有时也能写出好书，至少我们应希望如此。我国一个伟大的诗人不是就“捉虱子的女人”写出过优美的诗作吗？法语中最成功的“喜剧史诗”之一难道不是布瓦洛的《经台吟》吗？它描写的是 17 世纪的一件区区小事：在巴黎的一座教堂里，人们为如何摆放阅读圣经的斜面桌所发生的争吵。我之所以讲这些，是为了回答中国读者可能提出的异议。中国读者尽管人数有限，但却代表着 10 多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我这部著作描述的是中世纪时法国南部的几百个村民，它会引起中国公众的兴趣吗？中国读者可能对此表示怀疑，并认为这是古怪的想法。我觉得回答这种异议并不难。的确，在无数雷同的水滴中，一滴水显不出有何特点。然而，假如是出于幸运或是出于科学，这滴特定的水被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如果它不是纯净的，便会显现出种种纤毛虫、微生物和细菌，一下子引人入胜起来。我相信，中国科技史专家会对这一论据有很深的感受。因为，完全由该国制造的第一台显微镜从 19 世纪 60 年代便开始展示在欧洲的万国博览会上！我们这里要谈的不是水滴与显微镜，而是教区与宗教裁判所：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蒙塔尤这个法国小村庄受到宗教裁判所法官无情的探测和翻弄，并被强迫招供和“吐出真相”。其中一个法官表现了特殊的智慧，这实际是警察的智慧。此人便是雅克·富尼埃，帕米埃的主教，当地宗教裁判所的“机关”

首长！他精通教民使用的方言（奥克语）。这位重要教士不甚明确的“功绩”（对不起，这太少了！）在后来的教皇选举中得到了报偿。雅克·富尼埃因此而当上显赫的教廷主宰——伯努瓦十二世。他本人还意外地成了关于基督教灵魂在人死后犹存这一问题的专家。我们看到，由于一个“资深”法官受命出任罗马教廷的最高职务，长年被遗忘在比利牛斯山中的蒙塔尤村开始与世界连接起来。

关于我上面暗示的宗教裁判所文件，其作者是雅克·富尼埃，这是他与蒙塔尤村民残酷合作的产物。我并不是这些文件最初的和后来的发现者。最先注意到伯努瓦十二世这些古老文书的，是德意志天主教神学家多兰热。这位德意志教士丰富的活动生涯似乎表明他强烈地反对教皇无谬误论。但他的非凡之举却在于发掘了富尼埃的宗教裁判记录簿。后来出现的是维达尔阁下，他也十分熟悉蒙塔尤的文件，但其作用不如前者。这位教会高级人物在 1917 年俄国革命期间曾作为法国教士在莫斯科任职。除了对蒙塔尤的著述外，他还在多种出版物中介绍了自己这段难忘的经历。最后一位是让·迪韦尔努瓦，他是位主要为法国电力公司服务的法学家和律师。从 20 世纪后半期起，让·迪韦尔努瓦出版了上面提到的雅克·富尼埃关于异端村民文件的拉丁文原本。正是在上述各种成果的激励下，我也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并至少希望能写出独具特色的著作。

我从基本资料出发，试图把构成和表现 14 世纪初蒙塔尤社区生活的各种参数一一揭示出来。我们首先注意到那里存在着大一统和支配性的大小权力：首先是法兰西国王的代理人。如果当时的法兰西可称为“国家”的话，国王本人便是“全国的”统治者；其次是富瓦伯爵的代表，伯爵本人则是当地名副其实的统治者。

从这一政治角度入手，我打算最贴近地观察基本细胞，或者说是观察（通过聚合其他同类原子）构成该村庄大分子的原子。这里

所说的原子并非不可分割，因为和它相对应的是农民的家庭，更确切地说是农业和农村的家庭。蒙塔尤的这种家庭与附近比利牛斯山的家庭差别不大。宗教裁判所的录事或师爷用拉丁语称这种家庭为“多姆斯”，法国南部方言，即该地区农民所讲的奥克语，称之为“奥斯塔尔”。家庭同时控制着男女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还可能包括主仆之间的各种关系，同时还控制着这一小批人与农田牧场的关系，无论是在平原还是在山区。在这个“家”的框架中，我特别观察了一个占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家庭——克莱格家族，它能对村里的生活及该村与外界的关系起到决定性的、有时是压迫性的作用。20多年前，我曾有幸与密特朗总统谈到克莱格家族，那是在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任总统期间，他当时还只是左翼反对派的领袖。密特朗先生很喜欢这本刚以法文出版不久的《蒙塔尤》。他和我不谋而合，我们都认为：本堂神甫克莱格，这个蒙塔尤村民的首领、古怪人、私通者、自信和霸道的家伙，是乡里“与敌合作者”的典型：14世纪初时蒙塔尤人所遇到的人和我们在法国二战期间所见过的人同属一类。当时的与敌合作者是本堂神甫皮埃尔·克莱格，他的家族在当地颇有权势。他所效力的主子是来自附近朗格多克地区的法国占领军。法国占领者牢牢控制着富瓦伯爵领地，使之成为强大的卡佩王朝的附庸。这些法国人还操纵着可怕的卡尔卡松宗教裁判所，它使村民们感到恐惧。对于受临近地区法国占领者威胁、压迫的当地居民和蒙塔尤教民来说，与敌合作者克莱格还担负着保护他们利益的责任。因此，他必须牢牢抓住链条的两端：既要设法维持与法国的关系，又要保护当地百姓。

这一社区并非与世隔绝，除了我在上面提到的与外界的危害关系外，它还与外部世界保持着其他一些更令人激动、更加丰富、同时又充满另一种危险的联系，这便是远程转场：蒙塔尤的羊群冬季在平原上放牧；到了夏天，当冰雪暂时融化露出草场时便到山上

放牧。这有利于高山地区畜牧活动的开展。转场活动使蒙塔尤村的居民，至少是以放牧为业的人认识了富瓦伯爵领地之外遥远的不同地区，例如加泰罗尼亚。此外，这还使他们冲破了地方主义的束缚，这种束缚会使他们的思想和心态极端封闭。

另外，和当时的许多地方一样，蒙塔尤还是一个浪漫的社区：伟大的爱情或庸俗些的情感可以在这里爆发和自由发展。宗教裁判所中那些热衷粗俗玩笑的录事们时常以白纸黑字将此记录下来。德尼·德·卢日蒙和菲利普·阿利耶斯的陈旧理论认为，男女爱情和对儿童的特殊情感是最近的发明。这一理论在宗教裁判所档案反映的事实面前难以成立。这些档案并不全面，且缺乏宽容，但它们以其特殊的方式揭示了客观事实。当时的天主教拥有独尊地位，只在少数地方受到纯洁派异端的抵制和反对。因此在蒙塔尤周围地区，人们对死亡的解释自然是基督教式的。他们往往相信：人死后还会有新的生命或灵魂；他们在人世间表现得有德还是有罪，这将决定其死后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或是到炼狱。然而也存在别的看法：赞同纯洁派或阿尔比教派理论的人不大相信天堂和地狱，而是相信转世再生的可能性。我们读了富尼埃的档案便会惊奇地发现，在蒙塔尤以至其他地方，广泛流行着关于人死后灵魂可以复生，会在人或动物身上获得转世的信仰。这种信仰肯定不是来自中国，但却来自东方，大概是印度，它影响了我们印欧大陆西端一隅的普通村民。最后还有关于死后鬼魂和幽灵的古老民间意识，我们认为这是从异教或史前期流传下来的。但这些关于鬼魂的意识在蒙塔尤一直很活跃。因此可以说，蒙塔尤社区的“信仰方式”是多种层次的重叠，是由许多不同年代的异质观念构成的，有点像北部的阿基坦盆地和巴黎盆地那种因地层迭复而形成的大型沉积“盆地”。关于这些“地质性”和观念性的大型结构，在宗教裁判所生硬乃至恶劣的光线强烈照射下，蒙塔尤仿佛成为一座灯塔，至少像是

一面庞大的反光镜，它将光束扫向各个方向，从而照亮和揭示了我们以前人类兄弟的意识和生存状况。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本书曾经在法国、美国、荷兰、英国、瑞典等国成为畅销书。因此，20 多年前我有些出乎意料地创作出一本发行量颇大的著作。之所以说出乎意料，是因为获得出版上的成功完全不是我的初衷。我最初唯一的目的是写一本关于一个村庄的枯燥乏味的专著，并预计它最多能卖出几百本。无心插柳柳成荫，我意外地撰写出版了一本畅销书，这给我既带来了好处，也造成了坏处。坏处是它难免引起同事乃至朋友们的嫉妒……至于这本书在中国被译成这个大国的文字后其前景将会怎样，我并不奢望它在中国被译成这个大国的文字后其前景将会怎样，我并不奢望它在中国被译成这个大国的文字后其前景将会怎样，我只是希望：这个大国众多有文化的公众或其中的一部分人能够读到这本书。我们知识的普遍性是没有限度的，但愿亚洲、欧洲或美洲所有关注人类命运的有识之士能从这本书中获得一些启发。

## 献给马德莱娜

孩子，通过一团泥便可以了解所有泥制品，其变化只是名称而已，只有人们所称的“泥”是真实的；孩子，通过一块铜可以了解所有铜器，其变化只是名称而已，只有人们所称的“铜”是真实的；同样，通过一个指甲刀可以了解所有铁器，其变化只是名称而已，而人们所称的“铁”才是真实的，这便是我对你说的……

《奥义书》

# 目 录

|         |   |
|---------|---|
| 前言..... | 1 |
|---------|---|

## 第一部分 蒙塔尤的生态:居所与牧羊人

|                         |     |
|-------------------------|-----|
| 第 一 章 环境与权利 .....       | 14  |
| 第 二 章 家和家庭 .....        | 41  |
| 第 三 章 居统治地位的克莱格家族 ..... | 78  |
| 第 四 章 普通牧民 .....        | 99  |
| 第 五 章 长途转场放牧.....       | 125 |
| 第 六 章 比利牛斯山牧羊区的人种志..... | 143 |
| 第 七 章 牧羊人的心态.....       | 167 |

## 第二部分 蒙塔尤考古:从举止到神话

|                                 |     |
|---------------------------------|-----|
| 第 八 章 举止与性行为.....               | 195 |
| 第 九 章 克莱格家人的性欲.....             | 216 |
| 第 十 章 露水夫妻.....                 | 241 |
| 第 十 一 章 婚姻和爱情的规则.....           | 255 |
| 第 十 二 章 婚姻和妇女地位.....            | 279 |
| 第 十 三 章 对儿童的情感和对人生的划分.....      | 300 |
| 第 十 四 章 村子里的死亡.....             | 324 |
| 第 十 五 章 文化网络和社会结构:书籍与夜晚聊天 ..... | 346 |
| 第 十 六 章 社会结构:女人、男人和青年.....      | 381 |

|              |                     |     |
|--------------|---------------------|-----|
| 第十七章         | 小酒店、弥撒、小集团·····     | 406 |
| 第十八章         | 心态工具——时间和空间·····    | 429 |
| 第十九章         | 对于自然和命运的态度·····     | 459 |
| 第二十章         | 巫术和灵魂拯救·····        | 477 |
| 第二十一章        | 圣母与圣人·····          | 500 |
| 第二十二章        | 宗教实践·····           | 516 |
| 第二十三章        | 沾染异端思想的人和纯洁派教士····· | 539 |
| 第二十四章        | 羞耻心和犯罪·····         | 559 |
| 第二十五章        | 贫穷、施舍、劳动·····       | 573 |
| 第二十六章        | 民俗与鬼魂·····          | 594 |
| 第二十七章        | 死后与彼岸世界·····        | 610 |
| 第二十八章        | 家与彼岸世界·····         | 631 |
| 资料来源和鸣谢····· |                     | 645 |
| 参考书目·····    |                     | 647 |

# 前 言

## 从宗教裁判所到人种志学

如果有人想了解很久以前旧制度下的农民，他们并不缺少关于某一地区、全国以至整个西方范围的重大综合性研究成果，例如古贝尔、普瓦特利诺、富尔甘、福西埃、迪比、布洛克等人的著作。<sup>①</sup>人们所缺少的是直接的观察，即由农民自己直接提供的证据。我从1500年后的回忆录作者那里曾获得过这种视角。他们中一个属于最“土”的乡村贵族，即1550年前后的古贝尔维尔老爷；另一个属于识字最多的富农，即两百年后拉布雷托纳的尼古拉·勒蒂夫。这两人的回忆录使我在他们的“陪伴下”深入观察了“我们失去的世界”，以及在这个“旧日美好年代”中生活的庄稼汉们。<sup>②</sup>我由此又产生出一种欲望：继续深入这种调查，寻找关于有血有肉的农民更加详细和具有内省性的资料。在人口迅速增长的14世纪，有一个人给了村民们以至全村讲话的机会。这对我们是一大幸事，但对村民们来说却是莫大的不幸。事情发生在奥克西坦尼南部的一个地方。这是一项涉及法国农业史的研究。我们知道，“无论其是否自

---

① 参见书后的书目。

② 参见勒华拉杜里1972年的著作，以及乔治·迪比主编的《法国农村史》，第二卷，待出版，瑟伊出版社。

愿”，奥克西坦尼后来归入了法国领土，所以它也往往被列入研究的范围。上面提到的人物便是 1317 至 1326 年在帕米埃担任主教的雅克·富尼埃。这位机敏过人并充满宗教裁判热情的高级教士属于奥克语区新一代精英，他们后来掌握了阿维尼翁教廷的大权。雅克·富尼埃本人则在这个伯爵领地成了教皇——伯努瓦十二世。他之所以著名不仅是由于对享见天主的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任主教期间，他像人种志学者和探长一样聆听了富瓦伯爵领地，尤其是上阿列日地区农民的讲述。他让他们吞下了痛苦的面包和磨难的饮水，但很少对他们施加酷刑。他长时间一丝不苟地审讯，以便从他们中查出纯洁派异端或偏离正统天主教的教派。这份厚厚的用拉丁文记录的“审听”手稿流传了下来。让·迪韦尔努瓦最近将其整理后全文出版。<sup>①</sup>于是，历史学家和拉丁文读者便可以充分利用这份奥克语地区自身的见证了。这一份见证大大超出了异端迫害的范围。如果雅克·富尼埃仅限于执行宗教裁判所法官的使命，他本应该把自己局限在这一范围内。除了对纯洁派的追查以外，迪韦尔努瓦出版的三卷本记录实际上还涉及到物质生活、社会、家庭和农民文化方面的问题。从这些资料中，人们可以得到在契约文书以至公证文件中找不到的“彩点”和真实情节。

\*

\*

\*

任何历史研究都应当从分析原始资料开始。简要地说，我们这本书也将遵照这一原则。首先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雅克·富尼埃，他是本书的“作者”，至少也应对我们的原始资料负责。富尼埃大约于 13 世纪 80 年代生于富瓦伯爵领地北部的萨韦尔顿（在今天的阿列日省）。无人知道他的父亲是农民、面包师还是磨坊主。传记

---

<sup>①</sup> 见迪韦尔努瓦 1965 年和 1966 年出版的著作。迪氏在 1966 年的著作中翻译了记录簿中的一些文件。这些文件译得很好，不过我没有使用。本书所引用的文件是由我根据拉丁文原件翻译的。

作家关于他父亲职业的说法纯属按其家族姓氏所作的猜测。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这位人物不是皇亲国戚，他的出身比较卑微。即使成为教皇后，他依然意识到自己的门第平平。据说，他曾拒绝把侄女嫁给一个显赫的贵族。他用通俗的奥克语说，“这具马鞍配不上这匹马”。然而实际上，雅克·富尼埃家族的社会地位在他出生前已经历过几次明显上升。他的叔叔阿尔诺·诺韦尔是丰弗鲁瓦德的西都会修道院院长。在他的“榜样”鼓舞下，年轻的雅克·富尼埃也当上了西都会修士。他到北方去了一段时间：人们发现他成了巴黎大学的学生，后来又成了博士。1311年，他获得了继承其叔叔职位的机会，被选中为丰弗鲁瓦德的修道院院长。1317年时，以博学和严谨著称的他又被任命为帕米埃的主教。在担任这一新职务期间，他利用宗教裁判所追查异端分子和各种非正统教派，这些活动使其开始出名。在他任教的城市中，他同富瓦伯爵和法兰西国王的官员们始终保持着相互尊重的关系（在此期间，他属于讲奥克语人中的亲法派）。1326年，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发来贺信，表彰他在帕米埃地区追查异端分子的活动中卓有成效的努力，随信赠送了一批赎罪券。富尼埃在其教区的活动并不局限在迫害异端倾向方面，他还加重了农业什一税的负担，对奶酪、萝卜等产品也开始征收什一税。

但是，命运对这个人物还有其他的安排。1326年，他被派往帕米埃以东的米尔普瓦担任主教。传记作家会问，这是否说明他的失宠？实际上，由于雅克·富尼埃对可疑分子一律采取一丝不苟和穷追不舍的态度，在原来的教区内他已成为遭人憎恶的对象。可是，米尔普瓦的堂区数量比帕米埃还多。所以，这似乎不是他的失宠，而是一种荣升。此后的几次升迁更加荣耀：1327年，雅克·富尼埃当上了枢机主教；1334年，他当选为阿维尼翁的教皇，称号为伯努瓦十二世。据说，他以其一贯的谦虚态度对选举他的枢机主教们

说：“你们选了一头驴子。”然而，这位自谦的教皇很快就表现出他的卓越能力。<sup>①</sup> 他奉行反对任人为亲的态度。作为一个苦行僧，他试图提高修道院的德行；作为一个笨拙和刻板的知识分子，他的对外政策方面并不成功，但在教条方面却感到十分自如。他纠正了其前任约翰二十二世关于死后享见天主的神学幻想。关于圣母，他站在非圣洁派一边，即反对关于玛利亚圣洁受孕的理论（这一理论后来占了上风）。他在教条方面进行的多种干预为其漫长的精神生涯增添了光彩：在整个一生中，他坚持因循守旧，一旦发现谁偏离了罗马的正统观念便和他展开激烈论战。受到他抨击的有约阿基姆·德·菲奥尔、埃卡尔大师和奥坎等各类思想家。雅克·富尼埃还是个建设者，他在弗内森伯爵领地的都城修建了教皇宫殿，还邀请画家西莫内·马丁尼来绘制壁画。

\*

\*

\*

让我们再回到当初。在伯努瓦十二世的一生中，我们所感兴趣的是他在帕米埃的时期。更确切地说，是雅克·富尼埃作为一个重要宗教裁判法庭中的教区主持所从事的活动。在1318年至1326年间，当地这个法庭的存在全然不是一种必然的现实。当然，本书故事发生的地点——富瓦伯爵领地的南部在一百多年来一直是“邪说的滋生地”。阿尔比的异端分子从13世纪起就在那里蠢蠢欲动。“纯洁派”的最后堡垒蒙塞居陷落时曾引起巨大轰动（1244年）。此后，那里在1240—1250年间盛行宗教裁判活动。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在1265年和1272—1273年间重新在富瓦地区出现。“在帕米埃平原上，镇压活动波及一切角落，所有信仰都受到检验，任

---

<sup>①</sup> 参见勒努阿尔：《阿维尼翁的教皇们》，巴黎，1954年，1969年版，第30—34页；莫拉：《阿维尼翁的教皇们，1305—1378年》，巴黎，1949年版，第68—83页；吉耶曼：《阿维尼翁的教廷》，巴黎，1962年，第134—136页。

何背叛行为都遭到了惩罚。”<sup>①</sup>

后来,异端又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1295年,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建立了包括富瓦伯爵领地南部和北部的帕米埃教区。这一行政区的建立旨在更方便地控制异端倾向。在经过一段相对的缓和之后(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宗教裁判所又于1298—1300年和1308—1309年发动了两次新的进攻。1308年,卡尔卡松的宗教裁判所法官若弗鲁瓦·达布里在蒙塔尤逮捕了除孩子以外的所有村民。

这些反异端的攻势是卡尔卡松的多明我会法庭所为。该法庭既不了解新的帕米埃教区,也不熟悉富瓦的传统教区。帕米埃的主教们尽管在原则上也承担着这项任务,但他们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不动声色,对教徒中的异端倾向只字不提。高级教士佩尔福尔·德·拉巴斯唐(1312—1317年)整天与他的议事司铎争吵不休,根本无暇维护本教区的思想正统性。但自1317年雅克·富尼埃继任后,这种情况就基本改变了。新主教充分利用了1312年维也纳主教会议的一项决议。该决议规定:在主持宗教裁判所法庭的任务方面,当地主教的权力和多明我会教士的权力应当结合起来,以便实现有益的合作。在此之前,一直是多明我会单独承担镇压异端的任务。因此,雅克·富尼埃得以在1318年建立了他自己的宗教裁判所“裁判处”。他和加亚尔·德·波米埃修士密切合作,共同领导着这个机构。波米埃本人是卡尔卡松宗教裁判所负责人让·德·博纳委派的代表。他们两个都是多明我会的成员。

帕米埃的新法庭在其创建人在职期间表现得十分活跃。当雅克·富尼埃于1326年到米尔普瓦出任主教后,帕米埃的“裁判处”仍然没有撤消。但是,由于雅克·富尼埃懒惰的继任者们不明言地

---

<sup>①</sup> 参见J. M. 维达尔:《帕米埃的宗教裁判所法庭》。

宣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信条，当地的镇压机构不久便“软化”了。它不再干扰富瓦伯爵领地的人民，这真是他们的一大幸事！只是在富尼埃任主教期间，法庭才为我们提供了最可触知的材料。这些琐碎和“吹毛求疵”的行径是在何种条件和怎样的领导下进行的呢？

\*

\*

\*

雅克·富尼埃本人当然是“裁判处”的第一把手。无论是哀求还是贿赂都不能打动他。他极善于弄清事实真相，被他审过的人说，“他能让雌羊羔生出小羊”。雅克·富尼埃还能够在几分钟内判断出谁是异端分子，谁是正统的天主教徒。被他测试过信仰的人都承认，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宗教裁判魔王。他如同具有强迫性冲动的梅格莱探长，依靠在审讯中施展魔鬼般的顽强机敏推动办案的进展和成功，而较少使用严刑拷打。他了解细节的怪癖，几乎每次都亲自出庭。他力图事必躬亲，至少是亲自指挥一切。其他的宗教裁判所法官往往漫不经心，把案子交给属下、录事或公证人去处理。而雅克·富尼埃则从不这样。帕米埃的《宗教裁判记录簿》处处都能反映出他所作的经常性干预。由此可见，这份史料的“质量”不同一般。

布道兄弟会（即多明我会）修士加亚尔·德·波米埃在雅克·富尼埃身边担任着“助手”、“代理”或“副官”的角色。他之所以屈居第二把手，是由于这位本地主教在当地的影响和他极强的个性。在教区之外，贝尔纳·居伊、让·德·博纳和诺曼底人让·迪普拉等几个强有力的宗教裁判所法官也时常亲自光临帕米埃，出席该“裁判处”最重要的审理。陪审团中还有当地和本区的各类代表人物：各门派的议事司铎和修士，扎根于主教府的法官和法学家。他们有时能积极参与审理，有时则起到装点门面的作用。负责起草案卷（从不负责决策）的下一级人员是由公证人和录事组成的一个班